

私家秘藏

禁书网

名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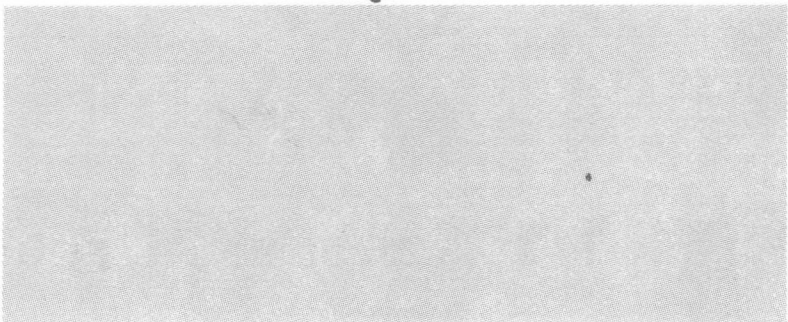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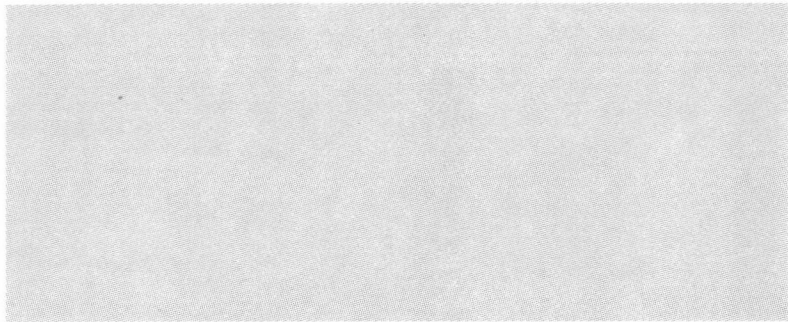


私家秘藏
焚毁名著

主编 马松源

第五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目 录

- 
- 第 一 回 唐府开宴庆沾恩 (5)
第 二 回 刁将军闹中识恩子 (12)
第 三 回 刘素娥多情被恼 (18)
第 四 回 淫妇私奔托贱婢 (23)
第 五 回 急就章桃僵李代 (29)
第 六 回 妇真淫得陇望蜀 (34)
第 七 回 好医者逞说作燕诬 (41)
第 八 回 刘氏居然蚕食诸姬 (48)
第 九 回 王奸婿旧郎作新郎 (53)
第 十 回 李素兰萍水谐鱼水 (58)
第 十 一 回 嘉靖受惊还北阙 (62)
第 十 二 回 张安乐奉旨剿家 (68)
第 十 三 回 张德龙深奸谋逼变 (73)
第 十 四 回 唐云豹守节寻终 (78)
第 十 五 回 陈安国以公济私 (84)
第 十 六 回 夫人献尸脱难 (89)
第 十 七 回 三百口冤孽已完 (93)
第 十 八 回 唐小姐喜事逢凶 (98)
第 十 九 回 最昏君捉忠悬赏格 (103)
- 

- 
- 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回 | 意中人化作仇敌 | (107) |
| 第二十一回 | 知府买犯解京 | (111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唐云卿山中称霸 | (115) |
| 第二十三回 | 薄命人军途遇盗 | (119) |
| 第二十四回 | 烈女子手刃诛奸 | (124) |
| 第二十五回 | 庆聚会妻妹相逢 | (130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唐公子一喜一悲 | (134) |
| 第二十七回 | 夏郎棍中偏遇棍 | (139) |
| 第二十八回 | 唐大王喜逢旧物 | (144) |
| 第二十九回 | 廷桂靠贼反呈赃 | (151) |
| 第三十回 | 曾英受赃反旧案 | (156) |
| 第三十一回 | 刘俊公事而忘私 | (162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刘钦差君臣遇合 | (167) |
| 第三十三回 | 曾赃官起解被贼杀 | (172) |
| 第三十四回 | 唐大王狡兔三窟 | (178) |
| 第三十五回 | 张少主白日宣淫 | (183) |
| 第三十六回 | 谢阿骥是恩是仇 | (188) |
| 第三十七回 | 陈安国受败回朝 | (193) |
| 第三十八回 | 戈兵明主走东京 | (198) |
| 第三十九回 | 明兵屡败云俊还朝 | (203) |
| 第四十回 | 叔侄奸敌一体征平 | (206) |
| 第四十一回 | 番女臣服赐联婚 | (212) |
| 第四十二回 | 李情人江中合璧 | (216) |

第一回 唐府开宴庆沾恩

诗曰：

天道夷且简，人道险而难。休咎相乘蹶，翻覆若波澜。奸雄无忌惮，淫欲恣奢繁。赏罚由颠倒，忠良任摧残。恢恢如漏网，识者暗中叹。以为上帝远，报应且何宽。一朝忽人势，瓦解无复全。始知原纵恶，厚毒以偿还。

这首五言古诗，说的是天道好还无往不复。凡奸邪害那忠良，虽阴谋假捏，暂时得计，究竟无不败露。忠良为奸邪所算，虽死亡困苦，几致沉冤，究竟无不昭雪。此固天理之必然，人事之不爽者也。即如前明嘉靖年绣戈袍这段故事，始则奸淫得志，忠良被删，后来奸佞诛锄，忠良获福，这不是老天做足局面吗？看官不必情急，待我慢慢的写来。

话说明朝嘉靖皇帝，原是帝支入承大统，好的是斋醮，喜的是清词，故当时有清词阁老、清词翰林之目。虽则如此，然却亏得几家文武，忠心为国，正直无私心，内而调和鼎鼐，外而宣威夷狄，所以也能够时和年丰，民康物阜，四夷宾贡，上下安和。



一日设朝，有那礼部缴进西番戈国遣使臣入贡表章，并一切贡品，在御前呈奏取旨。当下嘉靖皇翻览表章，交阅贡物。上贡而外，另有绣戈袍一件，却不知这绣戈袍是何被服。看官且听我说这戈国绣戈袍的来历。你道这戈国始于何时？原来，在夏后氏之世，有穹后羿灭了夏后太康，夺了夏后氏天下，羿臣寒浞又弑羿而篡其位，并夺其妻，生下二子，长的名浇，幼的名豷。寒浞封浇于过，封豷于戈。后来太康之子少康，命贤臣女艾谍浇、秀杼诱豷，遂灭过戈，复回夏后氏的天下。豷之子豷自宫中逃出，奔往西域，复立国家，仍其旧号。这就是戈国始封之祖了。若说这件绣戈袍，乃是大禹当年治水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自冬历夏所著的一件天衣，遂为数千百年镇国之宝。今日戈国君臣因数年不来朝贡，恐怕天朝政讨，故于常贡外，又将此袍充贡。嘉靖皇阅贡表，阅到绣戈袍一件，不识是何器物，遂传旨取来，就有左右太监当殿将这件绣戈袍抖开，只见这件绣戈袍：

如宝如珍，针线转泚，有质有文，华虫作衬。既不是洋巾陆离误认，又不是布娘命名翻新。只见织去无痕，巧夺天丝的锦；看来甚新，典重涂山的观。黻冕制自神人，空劳目印；丝贡厥远臣，反惹心恨。

却是一件不绸不缎的单袍，虽质朴无华，仍觉光彩夺目。既然充贡，定有异处，因遍未廷臣，莫能识者。天子不觉叹息道：“些小物件，我在廷诸臣俱无能辨识，可见宰相

须用读书人。”话犹未了，左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趋肯到御前跪下，奏道：“微臣有本。”天子看这个大臣，却是华盖殿大学士左柱国、太子少师兼吏礼兵三部尚书，姓梁名柱，系广州府顺德县石乡人，年近古稀，四朝元老。天子问道：“卿家有何表章？”少师奏道：“这绣戈袍来自外国，我朝中群臣，焉能辩识其来历。陛下可宣戈国使臣进见，一问便知底细。”天子准奏，面谕礼部官，带领戈国使臣进见。礼部得旨，到午门外引进戈国使臣。那使臣跟随礼部官来到金阶前，少不得拜舞山呼，口称：“戈国陪臣，职授定国将军乌云豹见驾，愿天朝大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天子开言问道：“你是戈国使臣，你国如何数年不来朝贡，这是何说？”使臣跪陈道：“只因国内屡岁刀兵，连年饥馑，嗣君未定，且以有失朝贡。今春，国主嗣位，特遣下臣入贡，诚恐天朝以悛贡见责，故于当贡之外，另将绣戈袍一年充贡。这袍是屡朝镇国之宝，盛夏不暑，隆冬不寒，入火不濡，入水不焚。乃一件稀世奇珍。仰恳天恩，赦其从前不贡之罪，并求免后三年朝贡。下臣国主诚惶诚恐。”天子闻奏，不觉沉吟起来，你道为何？因这戈国一向恭顺，虽缺了数年朝贡，亦未遂兴师讨伐。今日补贡前罪，自是可赦。且他又将这件甚么宝贝袍子，求放免以后三年朝贡。若不许他，失了他从前臣服之心，有乖大国之体；若许他免贡，将受他袍子，又非在朝不贵异物之道；若不要这件袍子，竟许他免贡，又太便宜了他。所以有这一番踌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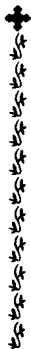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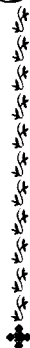
梁少师在旁，测知天子之意，因启奏道：“陛下，这戈国后三年朝贡，不可以不放免，然又不可以徒放免。这件绣戈袍不可以不收，又不可以径收。”天子道：“卿家有何高

见？”少师奏道：“依臣愚见，可收下这件袍子，放免他后三年朝贡，且当着使臣之面，将这件袍子赐与有功之臣，一来见我朝宽大之德，原不是因这件袍子起见，才免他数年朝贡，二来他说出这袍子如此甚么宝贝，天子却将之来赏了功臣，见得我主不宝异物，所宝惟贤之意，又显得我朝有宣力之臣。”天子听毕喜道：“卿议甚当，就将这件袍子赐与卿家罢。”少师奏道：“臣墓木就拱之人，又无汗马功劳，就是朝廷禄，已渐伴食，何克当此珍异之赐？陛下将袍别与功高之臣。”天子道：“卿家系四朝元老，在朝群臣无出卿家之右者，卿家何辞？且卿家试说，廷臣中谁人功最高。”少师奏道：“中极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唐尚杰父子数人，屡著勤劳有功于国，克当此赐。”天子道：“卿家将此袍让与唐卿家，卿家所举，谅是不差，可就传旨将此袍赐与唐卿家罢。”内臣传旨，只见大学士唐尚杰从班中闪出，走到御案前跪奏道：“微臣无功有负皇恩，不敢领此珍赐。”天子道：“朕意已定，唐卿家不必再推了。”唐尚书只得领袍，叩头谢恩。传旨下殿，宣谕戈国使臣，免其贡三年，礼部赐宴。使臣得旨，三呼谢恩。天子退朝，群臣散班。戈国使臣跟随礼部官退出午门回国去了。正是一人元良，万国以贞。

话说唐尚杰蒙此恩荣，心中欢喜，捧绣袍得意下殿，所有同僚，无不人人称爱，个人道喜。内中就有一家奸臣，心怀不忿。这奸臣是谁，这奸臣姓张，单名光，字德龙，官居工部侍郎，因清词得幸，人阁办事，恩加安乐卿，系一个谗谄面谀大奸大恶之臣。他今日在殿上，见唐尚书获此恩宠，好生不快。他爱的是这件宝袍，怨的是梁少师偏毗，恨的是唐尚书得宝。只为这件绣戈袍，后来就出无限祸端来。还且

按下不表，先表唐尚杰尚书。他原系福建泉州府人氏，弘治年间状元及第，带三朝，间历中外，为人忠勤，自矢生有七子一女。长子名云龙，武探花出身，御寇，功封忠烈侯。次子云虎，武进士出身，御寇，功封勇烈侯。三子云彪，武进士出身，官负衣千户，御寇，功封威勇伯侯。四子云光，文进士出身，官授太常寺正卿。五子云豹，武状元出身，官封万户侯，镇守雁门关总帅之职。六子云俊，翰林出身，官拜都察院副都御史，恩选尚主。这六子都在朝供职，惟有七子云卿，弃文就武，中了武解元，在籍奉侍祖母和生母。当日尚书捧了赐袍回府，夫人王氏预备香案，三跪九叩迎接。随将这件绣戈袍摆在家庙堂上，焚香燃烛，告说祖先，以荣君赐。少不得大开东阁，延请五府六部，庆贺赐袍。这些同寅同年，都闻得唐尚书蒙珍袍之赐，正要到尚书会中，一来道喜，二来鉴赏。今见来邀，自然陆续都到。但见私第堂当中设一张座榻，座榻上头用五彩装成座帐一张，又用彩绸结出恩荣二字，悬于帐内。帐前放一张条桌，供一副古铜八宝香案，香案前铺着拜毡。这些文武同官到者，都先向香案前望着恩宠二字，三跪九叩，然后转身向尚书道喜，才慢慢走到座帐边，细将这件绣戈袍观玩。这件绣戈袍果是奇珍，远处观之，却又了无他异，且不见纤造之痕，又不见缝纫之迹。

那时正是五月夏炎天气，别处暑酷难堪，坐在堂中，转觉清风习习，一似仲秋气候。就是苍蝇，也没有一只飞过。文武众官，各各称羨，连这位安乐张光也自看得越发动火，心中惹恨，独不能一时抢了，方遂己意。以晚客散，收起珍袍，尚书步回后堂。与夫人王氏叙话，说道：“圣恩高厚，报答维难。我与六子在朝供职，他们各人俱知矢志矢勤，以



尽臣节，老夫倒也放心。惟有第七子云卿，他跟随祖母，远
在自乡，诚恐他年少无知，倚着父兄的声势，欺压平民，有
坏了我清白宦门的名誉。他去冬已举武解，老夫意欲差人唤
他来京，一来可以求助功名，二来可以日夕教训，母亲处自
有赵氏夫人七儿媳妇女儿金花作伴，谅不寂寞。夫人意下以
为何如？”王氏夫人道：“老爷所见甚是，妾亦正虑第七子好
生事闯祸，唤来在京，免了牵挂。”尚书点头，随命丫环取
出文房四宝，灯下将家书修成。

次早，尚书吩咐老家人唐安，赍书回家，召取云卿公
子。那唐安奉命登程，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以到福建泉
州，进了内城，来到唐府，就有那一班张升李禄赵福钱兴接
着。唐安系尚书在京得用老家人，今日赍书回家，自然一直
传进内堂。先见了老太太、赵氏，跪下叩头，又向杨氏夫人
叩了头，将书递上。杨氏夫人接了书，送在老太太手中。老
太太接书在手，问了唐安几句，唐安一一回答。唐安转身又
见了云卿公子、金花小姐。公子、小姐问了父亲母亲的安，
唐安回答。老太太将书递给孙儿，叫他开读。公子接书拆
开，朗念一遍。书中上边写的是蒙恩赏赐绣戈袍，意欲唤七
子来京，将此袍给他，叫他求取功名。下边是致嘱杨氏夫
人：奉侍母亲，料理家事，教训女儿。老太太听罢来书，遂
对杨氏夫人道：“我览来书，是叫孙儿云卿上京去取功名，
自是要事。”夫人答道：“正是。媳妇正愁他在家惹是生非，
怕闯出祸来，等他到京去，也有点拘束。媳妇一向也想打发
他上京，只见年轻，路途惯，放心不下。如今老爷打发唐安
回来，带他上京，甚是安当。”老太太转向对云卿道：“你父
亲叫你上京，你意下何如？”云卿答道：“孙儿久有此心。如

今爹爹又有书来唤，一定要早日去。”老太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可对你媳妇说知，捡点行李，过了中秋十五，十六日就动身罢。”公子领命，转到后房，对孺人说：“父亲有书来，叫我上京求名。老太太吩咐十六日起程，家中母亲祖母，全托娘子侍奉，不可失了妇道。”孺人答道：“省亲求名，敢为大事，家中一切，郎君放心。但系妾身中现有数月身孕，将来生来，或男或女，也要郎君留个名字，后来才可呼唤。”公子想了一想道：“娘子他日所生，是男就叫高庆罢；若是生女，就任从娘子取名。”当夜晚景已过，次日中秋，后堂欢宴，少不得祖孙母子姑姨妻妹致嘱一番。正是：

他日风霜慈母梦，十年孤矢丈夫心。

未知嘱咐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刁将军闹中识恩子

诗曰：

从来休咎兆机缄，占梦还须仔细参。顺受若能
求勇退，辞荣居辱免生谗。

却说唐老太太，因孙儿云卿上京，是日家宴饯行，合着开怀畅饮。太太闻儿子幸沐朝廷特赐，心下十分欢喜。二来孙儿上京，正是鹏程万里，将来一门朱紫合佐帝皇，皆未可量。心头有此庆闹，不觉开量多饮几杯，酩然大醉，只得散席。归寝合眼，就得一梦。梦见身到唐氏祖坟，见坟头两旁所植松柏杉桧，俱极茂盛参天，叶叶拂云，数十株皆大能合抱，满山浓阴。

正在啧啧称羨，少顷却见天地忽变阴霾，霎时狂风骤雨，幸墓门高大，急向躲避。忽见风雨过处，继以雷电；山摇谷震，如在覆舟，此身几不能自主，好不惊怖。瞬息间，云收雨止，太阳当空。稍定移时，看那坟头大树，尽皆击倒，惟二株挺然，独一株折而复起。此时心下不胜凄惨，正在悲伤，随闻小婢帐外叫起：“起来，用五更饭。”老太醒后，始知是梦。十分疑惧。细想祖坟树木，正系风水所关，

如此伤毁，定必应在家门，莫不是将来或有变故，所以预有此凶报之梦。想起儿孙在朝为官，正属日后吉凶难以预卜。意欲将此梦说明，俾各人知有戒慎，但恐云卿登程，兆头不好，况又人生祸福皆由前定，即有群平之前，知亦难以力挽，只可尽人听天，将这一段奇梦搁起不提，只得于早膳后，云卿到膝下拜辞时，特地唤伊近前，叮咛说道：“孙儿起程，路途中须要小心。所遇不关己事，切不可强去出头。到京更要谨慎，并对你父亲就知婆婆嘱咐：居官须认真供职，履盛思危，居高恐坠。就是尔兄弟们，亦要将我的说话，一一传说与他。紧记紧记！”

云卿领受，随即拜辞祖母并宅上一切人等，带领书童贵同家人唐安及亲随股役僮仆人辈，起程取路，晓行夜宿，少不免吃癞碗，睡死人床，不止一朝一夕。在湖广长沙地方枕近湘江一带，入北者必须过湖。适到江干，云卿即命贵同先往写船以为长行计。少顷，雇得一家船主姓崔名荣。贵同与他订明船银，回来禀明公子。然后一齐搬运行李什物下船不觉赤兔西沉。是晚，公子初涉长江，一望月明，弥天无际，影射波圆，拥流不定。南望巫峰，行风出没。少焉伏枕，由洪涛入耳潺潺不伏，难以熟睡，辗转反侧。未几，而水驿一更初报，即开船尾引项一吭，清亮入与更筹互和。细听始知为船尾鸡鸣。迨至闻转二更，船尾鸡鸣又复高叫二声。又试之三更四更五更，啼数无不与漏声多寡腔合，其清亮亦如前。云卿心焉异之。因他平日为人豪宕不羁，以故上至诗酒琴棋，无一不晓，下至呼庐喝雄，靡所不为。尤好学汉时诸王，东郊草戏，一闻此奇鸡，那得不诧异。留心试验，及隔夜所离，仍复旭是。早膳后，公子遂问崔荣：“夜间船尾所

鸣，可是生鸡么？”船主下礼对说：“此鸡虽是生鸡，但比寻常生鸡有些不同处。”公子又问：“异安在？”船主说：“此鸡一更初度，则高叫一声，二更则高叫二声，以至四更五更啼数无不与更筹相合。且又清亮不凡。若遇大风大雨，这鸡必先期展翅飞鸣，预报数十声。以故行江渡海皆恃此以为推验，湾泊可避罡风骤雨，庶免覆舟。但有凶亡，两眼必先充泪。”

公子见其说出此鸡有许多灵异处，遂命取来交小生一看。果然见这鸡雄冠突起，眼彩光芒射目，且银嘴铁脚，毛色灿然，尾后五毛，且各分金木水火土五行，真可谓书称五德不愧。公子赞赏不已，直对崔荣说：“我其中意这宝鸡，愿意欲将三百两圆丝与你买此鸡，尊意愿否？”崔荣说：“我船度风破浪，皆藉此鸡以趋吉避凶，实人小等性命所依，本不欲卖，既属公子十分中意，便送与公子，保敢取值？”公子说：“既蒙许送，我亦将此白银送与你，聊表我心。且诗有云：‘投桃报李，乃礼之常。’岂必果论值与不值耶？”即命贵同开箱取出白银三百两，交与崔荣。崔见系尊者赐，不敢不受，只得领银而退。

看官你道这鸡缘何有此灵宝？公子何以不惜此重价以购此鸡。由不闻书云：“鹤立鸡群。”鹤本有鹤群，鸡本有鸡群，鹤何以又立鸡群。因鹤性最驯，飞鸣宿食，只一公一母，决无乱的。倘若一只先死或被人捉了，所剩一只，再不与别鹤结夫妇。间或所剩系公，不能空房独守，遂飞向鸡中偶立。如人妇死未能即能即娶，聊去青楼嫖嫖，以消欲火一样。况鸡性至淫，一感仙鹤数灵，生下雄群，便有五德之异。故《尔雅》所称，大者为连，小者为杰，以及善之鸡，

皆系此种。船主不过一舵工水手，目上不睹《山海》《尔雅》，安知这鸡系鹤种由来？但见公子以中人之间相易，一时财动人心，自然割爱。并因大注几帛赏他，后来忠爱，皆由这起，开帆打桨，亦越加用力。

不一日，船到襄阳府地面，适逢湾泊所在。贵同等正要上去买些路菜，公子素闻此地好风光，正想上去游览一番，随命水手湾好船，明日开缆未迟，我要入城内走走。贵同跟随公子上岸，主仆进城，果见城楼金汤巩固，轨道康庄，渐渐进去，见蚁队蜂群，所说皆是同往鸡场斗鸡的话。公子在旁闻说，猛省起船中此宝鸡，有如此银嘴铁脚，谅是能斗，公子遂对贵同说：“尔可回去船尾取我宝鸡，并带白银三百两来。待我将此鸡与人家一斗，验他英勇如何？”贵同领命，公子候着。

不一时，贵同一切取了回来。公子入厂，适见厂主有一鸡号为五指无敌将军，心有群鸡与斗者，无不被其所毙，几无敢复来挑战的。鸡主持胜扬言高叫曰：“如有再敢决雌雄，愿赌三百金。”众中只作壁上观，绝有应声的。公子见他欺敌太甚，即答言：“某愿赌。”主人说：“真否？”公子道：“安得不真？”主人又说：“既足下愿赌，须要互将三百金贮柜，然后放鸡，免至后悔。”公子大悦，命贵同取银交贮。两家开笼放鸡，只见将军鸡即伸长铁嘴，用莺歌点木析势抢公子宝鸡眼，谁知宝鸡总不迎敌，但退后将头一摆，摆开避过。那将军鸡越加乘势逼近，如前法抢去。公子这鸡索性将身一跳，跳过对面去了，如雌伏一般。如是者三，激得将军鸡跳上跳落，无计可施。厂主亦眼看六百两金几为囊中物。在旁贵同等亦自料宝鸡必败。谁知那无敌将军一时大势用